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26.com
2025年1月3日 星期五

时间是一万吨黄金,我只有一枚镍币

晚上十一点半,在喀什老街,还有小孩子在追逐,打闹。我想拦住他们,撵他们回家写作业,明天不上课吗?孩子们奇怪地看着我,溜烟跑到巷子深处去了。巷子掩映在铁线莲与鹅绒藤的绿叶中,这是本地特有的垂挂生长的绿植,在暖黄色灯光的映照下,巷子亦真亦幻,让人疑心这些孩子是不是阿拉丁,踏上了寻找神灯的历程?

这里是东五时区,而我来自东八时区,现在是上海晚上八点多的样子。不过即使是晚上八点,上海的大街小巷也没有学生嬉闹的影子,他们一直在台灯下兢兢业业刷题,屁股与椅子相依相偎,不离不弃,那亲密程度是连写《闲情赋》的陶渊明也要羡慕的。喀什的孩子很少坐下来,他们以直立和奔跑的姿态,展现生命的活力。坐在街头胡床上聊天的是老人,吸着自己卷的莫合烟。

游人走来走去,巷子深处,原居民仍然在过他们的日子,飞过八千多里,闻到的还是辣椒炒肉片的味道。这样的味道,一千年前是这样,一千年后大约也不会变,时间在巷子里停滯了。

也有变化的,一个时髦的乐手,靠在窗前,弹着吉他,唱着三十多年来流行过的情歌。喝着冰凉的新疆啤酒,一路听下来,仿佛过了小半生。

密实排列的地砖,指向原住民居的封闭小巷,你可以进去,但还要原路退回。我无意去打扰他们的生活,快零点了,褪黑素告诉我,这是深夜。其实不是。不是,我也不进去了。

到对面的空城去看看。农历十六的月亮挂在高空。空气澄澈,月亮像是裸露着,冰肌玉骨。她那么坦荡、明亮、高远、圣洁。我站在一棵高大的榆树下,尽情享受她的光辉。这个地方叫高台民居,六百多年来倚高坡而建的土房砖房,如今大半已废弃,作为文物保护展示。月光和灯光照着没有屋顶的房子,当年的厨房、厅堂、隐秘的卧室,全都暴露在天空下。一只锈蚀变形的铁锅躺在那里。它早失去了蒸煮的功能,就像它的主人,都死去多时。主人的骨头在城外,铁锅的骨头在城里。想象一下它刚铸造出来的样子,它“古兜古兜”煨熟一窝羊肉的样子。那是它的好年华。每个人、每样器物都有它的好年华。哪怕是森冷的铁锅,当主人将开水、羊肉、花椒粒、八角、香叶塞进它的胸膛,它也能沸腾,带来一屋子暖香。不过,那都是有屋顶的室内,有四壁的房间内,有男

人和女人的气息,有洋葱、土豆、蘑菇的鲜香,那些令人羡慕和低徊的味道。

好多年前,这些房子里,也有磅礴的生命,滚烫的生活。他们都去了哪里?

好多年后,我们又去了哪里,能留下什么?哪怕是断壁颓垣,哪怕是一只瘪了的锡壶。没有。静夜无风。我连一缕轻风都不会留下。

时间是一万吨黄金,我只有一枚镍币,太窘迫了。我得去吃烤肉,唱歌,跳舞,醉时同交欢,醒后各分散。我得抓住快乐的尾巴,尽管那只是老鼠的尾巴。

喀什大学的霓虹灯校牌在不远处闪亮,那里有年轻躁动的生命,他们沉醉在生活里,体验生活是什么,憧憬,流汗。我在思考汗水的意义,思考,是衰老文雅的说法。

隔着吐曼路,一边是欢腾的古城,一边是废弃的旧居,时间以空间的形式展现出来,午夜游荡的人,瞬时跨越了古今,但总有一点如鲠在喉的东西,让人不能释怀。除了享受生命,没有别的办法对抗时间?有啊,可以到沙丘上植树,到戈壁里打井,如果给沙漠留下绿荫,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了,就不会在夤夜苦苦追问活着的意义。

我不能。我手无缚鸡之力。那就不要叽叽歪歪,老老实实过完你平庸的一生,不要为此“物”满为患的世界添堵。

也对。可是发现自己像微尘一样活着,很痛苦。

在喀什,今夜,你难道想拯救人类?

不,不,我连自己都不能拯救。

那不得了,承认自己是微尘,是思考的结局。高台民居里那些一代代累加的楼房,那些辉煌显赫的人家,都消失了,就连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香妃,都消失了,彻底消失了。人,只能活在特定的时间里。不要妄图穿越时空。不要去求留下什么额外的意义。你看那些游客去看香妃,你以为他们在思考香妃的生命价值?他们只是想听传说而已。香妃的意义,剔除旅游资源之后,跟颓圮的房子里那只腐朽的铁锅无异。

你太煞风景了。脑海里两个“我”在斗嘴,胜负莫辨。月亮在几十万公里之外,我听到了她的冷笑。

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失去彼此

次日,我们去巴楚看胡杨林。

K

月光城 随笔

喀什时间

冯渊

我生活在长江中下游,水草丰茂。两岸亦有高山丘陵,满布竹木杂树,藤萝缠绕,一年四季常绿。我以为世间景物多半如此,略有区别的是,有些地方冬季树叶落尽,一片萧疏,来年春天到了,还是绿色的海洋。

这里不同。高速公路两侧,连绵不绝的是山。是光秃秃的土山,一根草叶都没有。大地,怎么可以这样?

土山其实是砂砾。纵横沟壑。刀劈斧削。几百公里如此。它们存在了多少年?设想一下,居住在这里,跟生活在月亮上一样吧。不是那个高挂天空的诗意月亮,而是真的站在月球表面的感觉。巨大的无可诉说的荒凉,茫茫宇宙,只有你活着。你感到生命的庄严和伟大了吗?

不,不。只有恐惧,寂寞。连一只麻雀都没有,连一只蜜蜂都没有,连一只鼠妇都没有。

原始,荒蛮。然而,它存在了那么多年,它看了多少风沙、日月,它,早就凝固了。时间是野蛮残忍的,它将亘古不变四个字用天山的砂砾写给你看。

我想知道山外面是什么,山尽头是什么。

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。我想坐上飞机,沿着天山盘旋,看它的远近高低,看它的南北东西。

这个想法好。不过,新疆境内的天山有近两千公里长。

这么长啊?那翻过山去看它呢?

它的宽度两三百公里,最宽处有八百公里。它的腹部不可能通车,你就是坐飞机也没法看清楚。

我的眼睛盯着车窗外一闪即逝的山丘,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。荒凉的空间太长,寂寞的时间太久。这种巨大的空虚,如何“当其无,有器之用”?

我只能感到自己的“无”。在长宽远远超过人的足迹的巨大存在面前,人会谦卑起来。但这是几乎没有存在物的存在,我此刻只有惊悚。

我在福建看过海,在安徽看过长江,在江苏看过湖水,我想深入到这些水的深处,触摸它们最柔软的皮肤和褶皱,了解它,认识它,热爱它,水底的泥土也让我感到亲近,因为那里是润泽的,有鱼虾,有蚌,有蛇,有孑孓,有螺蛳,有一切的活物,活物让人感到欢喜,活物的死让人感到悲伤。一喜一悲,人们就度过了一生。而在天山荒凉脚下,无生无灭,无悲无喜。

人总是要死的,天山没有

活物死去,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看到院子里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,我的心就柔软起来;过了两个星期,我呼唤这只名叫“乌云覆雪”的猫妈妈,你的孩子呢?它喵喵喵,躺在我的脚边打滚,我就欢喜。如果我看到它的孩子在雨里瑟瑟发抖,我的心就会紧缩起来。

“乌云覆雪”有一天会死去,一想到这,我就悲伤。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相遇,在有限的时间里失去彼此,我们在时间长河里只占有一小段一小片。

天山没有时间。它是我之外的永恒存在。

车子在吐和高速(吐鲁番-和田)上飞驰,突然有人尖叫起来,快看,窗外。

我以为有羚羊飞过。——有刺猬爬过也行。

不是,你看,这些山!原来的土山、黑山,这一段变成了红山、绿山。

是红叶满枝的红山?是凤尾森森的绿山?

不是。你看呀。

我看到了。有片刻的惊艳。雄伟、壮硕、时而棱角分明时而圆润流畅,在茫茫戈壁中,有颜色的山的确让人眼前一亮。见到白浪拍天的湖水时我只想随浪头起伏,看到这些山,我却瞬间理性起来:没什么,绿色的山,说明这些石头里含有二价铜离子;红色的山,说明这些石头里还有三价铁离子。

你还能说话,说明空气进入了你的喉部,震动了声带。真无聊。

是的。我很无聊。我还没有学会在如此广阔的荒凉中找到我的时空坐标,我在哪个象限里升腾或者下降我的快乐和痛苦呢?它会形成怎样的函数曲线?

天山在高速公路一侧,以它的高远、亘古,忽视我的存在。一个惯历风霜的老爷爷,会认真听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感慨人生?天山当然也是有限的,但即使车速这么快,我还是感觉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,它越高大,我越退缩。

我想从茫茫的戈壁中找到一棵绿色的植物,那里面一定会有会爬或会飞的虫子,我知道一切生都有死,但正是那刻骨的疼痛让我知道有限的活着的意义。

快接近巴楚时,果然看到了骆驼刺,看到了轮廓温柔的、毛茸茸的红柳,我以为那是粉黛乱子草呢。还有湖水。还有一小块棉花地。有人活动的踪迹。

天低下来了,地湿润起来了。我们终将死去,这也许是活着还有快乐的唯一原因。